

A woman with dark, wavy hair is the central figure. She wears a white, short-sleeved lace dress with a V-neckline and a multi-strand pearl necklace. Her hair is styled with a large purple veil adorned with white and pink flowers. She is holding a large bouquet of flowers, including pink and orange roses and red berries. The background is a warm, golden-yellow color with a subtle pattern. The entire scene is framed by a thin red border.

岑凯伦 著

# 暮色牵我情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# 暮色牵我情

岑凯伦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(川)新登字 007 号

责任编辑:晏开祥

封面设计:漆建平

版面设计:程明秀

书 名 暮色牵我情

定 价 5.20 元

作 者 岑凯伦

ISBN7—5411—1221—6/I·1141

1994 年 9 月 第一版

1994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 787×1092mm 1/32

印数 1—10000 册

印张 6.5

字数 130 千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 3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## 内 容 简 介

这是一出人间的悲剧。

狂放不羁，聪明潇洒的孟欢，以他出众的才华搏得了众多少女的青睐，一时春风得意，前程似锦。灵妍乃是一位娇弱雅致的才女，一首流利而动听的钢琴曲抓住了孟欢的心，初次相遇便撞击出爱的火花，双双坠入爱河。社会的压力和世人的偏见阻止了他们，拆散了这对有情人，灵妍神秘失踪，孟欢怀着一片痴情，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使灵妍回到了他的身边，正当他们欲成婚欢喜之际，更大的打击又一次降落在他们身上……

认识方灵妍，是在一个初夏的午后，我刚从小湾旅行回来。

那时，青龙岗的凤凰木正绿，蝉声如歌。我正忙着为学校文艺节的诗词大展收集一些资料和文稿，从诗的起源到发展，从李白的“玉阶怨”到韩至尧的“惜花”，从元稹的“行宫”到努力摸索的我们，也从繁华如梦的唐朝到结合美丽与哀愁的现代。

同时，孟欢刚完成艺术节宣传海报的设计工作，那是一张京戏造形的国剧脸谱，红白的粉墨，完整而细密地被架构在平面书稿上，像一只浮雕，尤其，那传神而专注的眼神有如一抹淡蓝的飞烟，绝丽而狂妄的花脸有如一股朱砂的苍劲。我惊讶于孟欢细腻的感情和独具匠心，他采用了典雅的银灰色魏碑篆字为背景，那是曹植的一首“洛神赋”，整个书面的构图和巧思，都充满了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和东方民族色彩。

所以，当孟欢完成那幅海报时，我和徐宛婷还为了那个京剧造形的人物赌了一串牛扒，外加一道绿色的翡翠果冻，我说：“这一定是洛神赋的甄宓，只要读过历史文学的人都知道

她是曹子健最喜爱的一个女子，也是传说中的洛神。”

“错了！错了！”徐宛婷嘟囔着说，“这根本是盗灵草的白素贞，她为了救许仙才偷灵草，不信你问孟欢，他写的可是千年蛇仙子白娘娘，否则我可以再跟你赌一场莎朗·史东的电影。”

孟欢笑着。

“其实你们都猜错了。”他说：“我写的既不是甄宓，也不是白素贞，而是牡丹亭里的杜丽娘，因为这是一重要文学名著改编的戏曲，我所以要把它跟曹植的洛神赋扯在一起，只是要让人了解文学与戏剧是文艺创作的一结合，因为戏剧还包含了音乐和舞蹈动作，因此你们一个没输，一个也没赢。”

就因为孟欢的才华洋溢、不可多得，他很快的成为美术社社长，聪明、潇洒、狂放不羁，所以我恳请他为我们文学社的诗词大展设计场景，他一口答应了。

现在，他就带着他的设计草图和一卷卷的书轴来到我面前，用他那和阳光一样灿烂的笑容，开门见山的说：

“总算把你的场景设计给完稿了，依风，我想你的诗词大展一定少不了山水或风花雪月，所以我特地找来了这些淡墨书轴，可以和你们的诗词相映成辉，而且我借了几盆奇花异石和骨董珍玩来增加空间与视觉的气势，你看看设计稿吧！是否需要修改或补充些什么？”

“好极了，孟欢。”我看着书稿，欣喜若狂，那巨细靡遗的空间陈列和景物设计，简直无懈可击。我睁亮着眼睛说：

“你的设计稿太完美了，也太令人惊喜了，孟欢，你不愧是个天才，是个设计高手，你居然比我们学文学的还懂得文学情趣，还具有文学素养，看来你应该加入我们文学社，那才像你超凡脱俗的性情。”

“别把我说得那么完美。”孟欢笑着说：“我这粗枝大叶根本学不会你们的李白大梦，什么诗呀词的，一会儿又是杜甫，一会儿又是李后主，那会把我搞得头昏脑胀，忘了今夕是何年？”

“谁说你不会背诗词？”我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：“你刚刚不是背了苏轼的名句，‘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’原来你做的不是李白大梦，而是东坡大梦。”

孟欢笑得更大声了。

“陆依风！”

蓦然，一个低沉、男性的，略带磁性的声音在我耳畔咯起，我转过头去，乔老师正从阳光里走来，一件浅蓝条纹的白衬衫，一条发白的牛仔裤，使他看起来更加英挺、高大。他永远是那么年轻，那么灿烂，并充满自信，像“梦幻成真”里的凯文·科斯纳，性感、洒脱，有着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和关心儿童问题的热诚，也因为他的与众不同和健康明朗的理念，于是毫不思索的就接下这次艺术节的所有企划和指导工作，并且制造了许多惊喜，那是我们从未有过而且热闹滚滚的宣传经验，或许，乔老师的出现，又为我们带来另一次的

惊喜。他的背后，站立着一个清丽雅致的女孩，一头乌黑的头发自然而垂直的披在肩上柔柔静静的，像一朵婉约而一尘不染的莲花，有灵气，楚楚动人。我和孟欢几乎被她细腻的柔情震撼住了，尤其她那双如翦水的眸子，很亮，很柔，也很传神。

“过来，方灵妍！”乔老师骤然把那女孩叫到我们面前，用他那潇洒、不凡的语气。

“孟欢你来得正好，还有依风。”乔老师笑意盎然的说：“你们一定没见过方云妍，她是我在音乐社里发现的一颗小慧星，一个很会弹琴的女孩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”孟欢忽然被她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给吸引住了，他说：“你会弹《给爱德琳的诗》吗？”

方灵妍闪动着睫毛，笑了。

“你一定就是孟欢。”她终于开口了，声音轻柔得像清晨的绿色水滴声，“如果我猜得不错，你应该是建筑系的高材生，喜欢漂亮的城堡，喜欢理查·克莱德门的钢琴演奏，也喜欢他不凡的气质。你不但聪明，有才气，和满脑子的创造力，同时也是美术社的社长，并且获过两次美展大赛的首奖。也因为众望所归，所以你有一个外号叫喜多郎，难怪学校里的女孩子都迷你，她们说青龙岩有两把刷子，是神来之笔，也是难得的奇才，而你，就是那第一把刷子，专门书写人间山水。”

方灵妍转过头来，把眼光停留在我的脸上。“至于那第二把刷子，陆依风，应该非你莫属了。”她继续说，把眼睛睁得



又圆、又大、又明亮，仿佛要探到我的心灵底层，“你曾得过青少年小说组的第一名，有很好的国学根基，很好的编写能力，是文学社的副社长，也是校刊的编辑员，尤其你的文词，美得叫人惊讶，是个喜爱唐诗成瘾的才子，书写了不知多少风流情事，也因为你和孟欢的优秀，所以成了乔老师最钟爱的弟子，一个冰雪聪明，一个玉树临风。”

我不相信的看她。

“你怎么可能对我跟孟欢都熟悉得如此透彻？”我惊奇的问。

她笑了笑，斜睨乔老师一眼，然后，又回过头来，一本正经的说：

“其实我不想研究你们，只是我对喜多郎这个名字充满了好奇，对你们的才气有着不可名状的惊喜，因为你跟孟欢像魔豆般的令人着迷，尤其乔老师谈起你们，总是眉飞色舞，满怀信心。不过，我始终弄不懂你们为什么叫孟欢喜多郎，是他出马就一定传喜讯的意思吗？”看着孟欢，她又是一阵笑，“我似乎觉得你应该叫东方不败，因为你从未尝过败绩，虽然在徐克的武侠世界里，东方不败是个武功盖世的奇才，可是他终究还是败了，败给了令狐冲。”

“你也喜欢武侠电影吗？”孟欢被她的一番话给迷惑住了，不知所措的问。

“不。”方灵妍回签说，“那是仅有的一次经验，我一直以为武侠电影除了仇敌、道义和江湖恩怨以外，再也没有所谓

的爱情。可是东方不败的变幻莫测却让我感动了，我不经意的喜欢上他的唯美主义，喜欢上他对爱情的执著，如果易地而处，我也会选择东方不败的那份勇气，为了爱情，可以死不足惜！”

“人世间真有情癡吗？”孟欢懵懂的问。

方灵妍忽然不笑了，她静静审视着他，竟被他脸的那份认真和稚气给折服了。

“是的。”她说，“你问了一个很好却也是很糟的问题，孟欢，你应该读这样的句子，‘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。’看来你更像令狐冲了，有些憨厚，有些潇洒，也有些不解风情。”孟欢大声的笑。

“那么你就是东方不败了。”他说，“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你不仅仅是那个盖世奇才，也应该是青龙岩上的第三把刷子，才华出众，品学兼优，并且弹得一手好琴，想一想——书画琴棋，乔老师的弟子少一个棋字了。”

“呵！谁说只少一个棋字？”我突然想起一个有关梵文的故事，半开玩笑的说，“孟欢，乔老师正在寻找梵天变里佛陀身边转世的现代十大弟子呢！”

乔老师笑了，笑得很开朗。

“言归正传吧！他终于收住了笑容，用他那永远年轻狂妄和充满自信的声音说，“孟欢不愧是青龙岩的第一把神来之笔，他说得很对，方灵妍确实是一个很出色的才女，她对诗和音乐的特质有很深的认识 and 了解。尤其，她能够把俄国国

民乐派和莫札特的曲子都弹得天衣无缝，所以她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灵感，就是为了一场盛大的文艺讲座，让文学与音乐成为自然的完美结合，这也是我找方灵妍来的原因。我想，一个十七岁的女孩能拿到全国青少年钢琴大赛的首奖也算是个奇迹，是个天才。因此依风，为了这一场演说会能制造出一些旋风，方灵妍要求我带她来见你，她要你帮她撰写文稿，看来你们的相遇是要替艺术节带来一些惊喜了，依风，我相信你的才气，也相信你的梵天变。”

“别笑我！”我皱着眉头说，“其实你早就算准了我根本学不会拒绝，学不会伤人的心，就算我真的能梵天变，我终究还是变不出你这个如来佛的手掌心。”

乔老师忍不住的又笑了，我们也跟着一起笑。

※ ※ ※

从那一天开始，除了音乐社的演奏排练以外，每天下了课，方灵妍就会出现在文学社里和我一起讨论文艺讲座的演讲稿。我们从音乐的崛起一直谈到它的发源地；也从一个神童的诞生谈到音乐创作的理念和坚持。每一次，我总会被她所谓的音乐理想给震撼住，尤其从她细腻的谈话中，很清楚的知道她对琴的造形、音质和对莫札特的崇仰是一种卓越高超的赞赏。

当然，我们也有过争执，为了有关音乐的发展方向和某些创作动机的揣测。但我总是会被她那细密和见解独到的

言语给折服了。

有时候，孟欢就出现在我们面前聆听我跟方灵妍的对话，他眼睛里总是闪烁着一种光辉，一种从未有过的风采。我跟方灵妍的话题一直绕着莫札特转，绕着他的故乡和音乐，孟欢听得都疑惑了，终于，在一个彩霞满天的黄昏，他按捺不住的说，

“为什么你们不谈谈海顿，不谈谈约翰·史特劳斯，每一次都要为了莫札特争得面红耳赤，是不是那个音乐神童做了什么神秘而又稀奇的坏事？”

“就因为莫札特做了那些稀奇的坏事，他才能够成为最伟大的音乐家，才能让我们争得面红耳赤。”她继续说，“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共鸣，至于他做了什么坏事，孟欢，你问问依风吧！只有他才懂得你的稀奇，懂得你的梵语。”

“问我？”我睁大了眼珠看着孟欢，突然也跟着胡闹了起来，说，“是了，是了，自从莫札特创造了什么稀奇的魔笛以来，他的协奏曲就把人心都搞得天翻地覆，陶醉了起来，从此人类再也不得安宁了。”

“所以他不该被称做神童。”孟欢也笑着接口说，“应该叫音乐顽童，因为他把你们的战火都点燃了。”

一时间，我和方妍都笑弯了腰。

“不行，不行，”她喘着气说，“我的心绪整个都被弄乱了，孟欢，我再也没办法念稿了。”

“那么我们去苏凡堤吃泡雪红豆？”孟欢忽然说，整颗心

涨得满满的。

“苏凡堤？”她好奇的提起眉问，“我好像听徐宛婷说过，那是你们常聚在一起的生活小站，我真羡慕你们的自由自在，可是我必须回家了，孟欢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今晚我还有一场钢琴练习呢！”

孟欢大大的失望了，他灰心的看着方灵妍把所有的资料都放进书包里，然后，我们一起走出文学社，晚风轻轻的吹过来。

一路上，孟欢沉默不语，我似乎读出他的心事，看着方灵妍，看着她那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，我低低的说，

“什么时候，我们书画琴棋才能聚在一起？”

方灵妍骤然停下脚步。

“也许明天吧！”她看着我跟孟欢，认真的说，“因为我喜欢明天，喜欢它的永无止境，依风，只要你相信梵天变的故事，你就会相信天意，相信命中注定。”

“可是我们之间还缺少了一部棋？”我说。

方灵妍又笑了。

“你仔细的想吧，依风！”她说，“其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件事，原本就是一部棋，只是我们该懂得用怎样的心情却防御和攻击而已，好了，我们别为明天烦恼，最起码，我们的明天还有希望，还有莫札特呢！”

“莫札特？”孟欢喃喃的。

“是了，孟欢。”方灵妍闪亮着眼睛说，“莫札特在我心中

永远是一个理想，尤其对学琴的孩子而言，他是个奋斗指标，也是个柔情幻想。”

“从不知道你的心里装了这么多美丽的思想？”

“你呢？孟欢，”方灵妍说，“除了你对美术设计的天才，我对你也是全然不知。”

“那么你想了解我多少？”他问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方灵妍羞涩的躲开他的眼光，突然，她看见校门口停放着一部黑色的奔驰轿车，闪闪发亮，她不禁脸上带着笑意，用清柔的音说，“我该走了，孟欢，虽然我很想知道你们的苏凡堤是个怎样的欢乐小站，可是今晚不行，有人来接我去练琴了。”

我和孟欢不经意的抬眼去看那部停在斜阳底下的轿车，一个西装笔挺的男子正打开车门走出来，高挑的身材，挺直的背脊，一张脸有很深的轮廓，像极了“印度支那”里的范森·培兹，只是多了一些烈马不驯的态度。

“看来你今晚要做顽童了。”我故意促狭的说，“跟莫札特一样的要去做那些稀奇的坏事。”

方灵妍禁不住的笑了，笑得很灿烂。然后，她向暮色里走去，驻足在那个高高男子的面前，很快的，她坐上了那辆黑色轿车，随着晚风飞驰在一片灯海里，一会儿被淹没了。

孟欢愣了愣，竟是一阵怅然。

“那个气质非凡的男人是谁？”他问。

“或许是像莒哈丝笔下所描述的情人吧！”我站在风中说，

“不过徐宛婷告诉我，方灵妍是财团的女儿，他爸爸是珠宝大亨，也是纺织业的巨子，所以追她的人不只是上流社会，而且还要门当户对呢！”

孟欢突然不语了，他落寞的走到一颗胡桃树下，暮色更浓了，我很快的追过去。“难道你爱上了方灵妍？”我突然问。

孟欢一怔。

“别胡说八道了。”他抬起眼帘说，“依风，陪我去苏凡堤吧！我突然好想去数灯火，数飞驰而过的街车。”

我点点头，笑了。

二

两个星期以后，艺术节开锣了。

青龙岩上锣鼓喧天，凤凰花也悄悄开着，一树灿烂如火。

孟欢的美术社用原始的色调和缤纷的风景，展示了“绘手之梦”，七十二幅画，就好像七十二个梦境。

摄影社的“印象大师”仙人足履创作大展，也令人如痴如醉，宛如行走千里，天涯绕芳踪的感觉。

青法社的“骚人墨客”，以挥洒千年不枯的湖水为题，和纸雕社的“小小刀儿锋芒露——跃然纸上”相映成趣，带人进入一种清新景象，去探寻久远的春秋。

舞蹈社的“舞甬之祭”，他们完全以超越时空的想像力和现代感来突破沉迷的窠臼，每个舞者都像云涌般的表现出力与美，把来自山海的音节都从肢体里展现开来，格调相当高雅而突出。

再有，是音乐社的演奏会，“一个听星星撞击声的夜晚”，从方灵妍的钢琴演奏开始，阿笛的吉他，何健的贝斯，姗姗的银笛，和罗旋的打击乐器……使美丽的月光都陶醉了。

最后才是我们文学社的“叶叶诗心”诗词大展，还有文艺讲座“大家来寻宝——探索文学与音乐的根”。



也许是莫札特的力量使然，也许是方灵妍那独特吸引人的气质，整个“忆怀楼”，竟然像是挤满热火的火柴盒，所有人的眼光都被燃亮了，因为方灵妍选了一个最清凉无比的主题，叫做“冷的是莫札特故乡的瑞雪和音符”。

尤其，当她穿着一套粉红色打着小蝴蝶结的洋装出现在舞台上，神采奕奕，像一朵亮丽的桃花，仿佛把春天都引来了。乔老师高兴的低头对我说，

“看来我押宝是押对了，方灵妍就像阿笛唱的那首歌‘梦中花’，把所有人的思绪都带到莫札特的故乡里去。”

我笑了笑，转头去看孟欢，他专注的眼光深情如梦。我竟有一种预感，似乎感觉眼前这个不败的喜多郎，虽是英雄，虽是过关斩将，欲也难过美人关。我不禁想起风流潇洒的令狐冲和那个苗族女子的凄美爱情。

因此，当文艺讲座结束后，大伙儿拥簇着方灵妍，又是献花又是鼓掌。徐宛婷走过去，拉着她的手，欣喜若狂的说，

“太好了，方灵妍，我们的艺术节终于成功了，而你就像是海的女神，踏浪而来，收服了所有孩子的心，他们都被你的莫札特给吸引了。”

“所以你不该只是海的女神。”孟欢笑着，“还是一个最美丽的粉红莫札特呢！”

“粉红的莫札特？”方灵妍燃亮着眼睛说，“别把我想像得那么完美，在你们身边，我只要一是一颗小星星就满足了。”

“但是一颗小星星就能够照亮浩瀚的宇宙。”姗姗说，“就